

萬有文庫

第2集7百種
王雲五主編

社會思想史

(三)

鮑 茄 德 斯 著
徐 卓 英 顧 潤 卿 譯

務印書館發行

社會思想史

(三)

鮑 茄 紹 德 斯 著
徐 卓 英 顧 潤 卿 譯

漢譯世界名著

第十五章 巴克爾與地理學派的社會思想

氣候、土質、雨量及其他類似的因素對於人類的性情和文明的啓發都有絕大的影響，這是已經人們認識了的。這項思想的主要創製者是巴克爾（Buckle）和拉士爾（Rasel），近年來森普爾（Semple）和漢廷頓（Huntington）二人已成為這方面很著名的權威思想家。此外還有許多學者，對於地理的因素與人類進化的相互作用之新知識，也盡了不少貢獻。

最初闡明社會進化上的氣候原理者，是布定（Bodin——西曆一五三〇年至一五九六年。）他認為酷熱的氣候足以引起各種迷信的信念。寒冷的氣候則產生粗暴的意志力。溫和的氣候是構成理性發展的主要基礎。在布定敘述的理想國中，這三種氣候都有。（註一）北方的地帶產生戰士和工人。南方的地帶產生詩人、僧侶和藝術家。溫和的地帶產生立法家、司法家和學者式的領袖。布定的物理社會因果論是革命的；雖間或因為缺乏基本的科學知識而有些錯誤的地方，但

在前後兩世紀中，他們學說是成爲地理學派的人類思想之主要代表。經度、緯度、高度、位置和土質等等，在他的社會因果論中，都佔着相當的地位。從布定那時候尙還沒有普通的心理學知識這一點上看起來，這種心理的因素所造成的心靈結果是值得注意的。家庭生活、心靈發展、性情的變化，以及特別在德道方面，都可以氣候的條件來解釋。

在本書第十一章所述的法律的精神 (*Spirit of Laws*) 一書中，孟德斯鳩着重環境的影響對於社會過程的重要性。他要想證明氣候對於社會制度的影響。孟德斯鳩所努力的先導工作，就是現在大家所知道的人文地理學。

孟德斯鳩企求確定因果關係，並由此而將對於社會哲學的注意移到社會科學上去。他重視觀察和過程二者，因此他比布定進步了。他想說明一種過程，由於這過程在寒冷的氣候中的人們比較熱帶的人們更強有力——就是說：『寒冷的空氣會收縮身體外部纖微質的最外層，由此增加纖微質的彈性，並且有利於血液從身體表層流轉到心臟。反之，溫暖的空氣會鬆弛和伸張纖微質的外最層，因此當然減少纖微質的力量和彈性。結果，在寒冷氣候中的人們比較的更強有力。』

氣候也很與婚姻發生關係。『在酷熱氣候中的婦女，年齡到了八歲、九歲或十歲就可以結婚，因此在這種地方幼年時期和結婚時期普通總是很接近的。到了上二十歲的人就算是老了；所以人們的理智從來不與年青貌美相並行的。』（註三）

『在溫和的氣候中，婦女的美貌能够最長久地保持着，她們的成熟期也較遲，在相當長成以後纔生育子女，而她們的丈夫的垂老年齡也是相髣髴；並且因為她們在結婚時已具有比較充分的理智和知識，所以生活愈持久，當然兩性間會發生一種平等的地位，其結果即成為一夫一妻制。』（註四）

酷熱的氣候足以減弱人們的強力和勇敢，而寒冷的氣候則使身心雙方能够相當的強健，並且『使人們忍耐果敢，足以擔任勞苦的事務。』（註五）甚至人們的宗教態度，也是受到氣候的影響。歐洲北部接受新基督教（Protestantism），而歐洲南部則保持天主教（Catholicism），這是因為『北方的人民常有一種為南方所無的自由獨立的精神，所以沒有大主教的宗教，比較有大

主教的宗教，更能適合於這由氣候而養成獨立性的民族。」（註六）

商業也是受到氣候的影響。氣候既有不同，農產亦遂之而各殊，因此貨物的交換就發生了。氣候相同的人民，即用不到貨物相同的貿易。（註七）

有時候氣候比諸土質更對於人類有利；以中國的情形來說，人口的繁榮，每是被天災所破壞。（註八）在這氣候的情形之下，毋需立法以增進人口的蕃衍。從這上面所引證的孟德斯鳩的思想，可以看出他的敘述是有精彩的地方，而同時也有錯誤的地方。

在比較上，休謨的態度是完全相反的。他對於社會心理學的貢獻前文已經敘述過了。休謨認為物理的因素對於人類的心理並無特別的影響。地理的因素並不能夠影響人類的性情、態度和能力。休謨因為堅決地信仰人類的主觀的和心理的原素，就走到這種極端的地位。

德國的著名科學家恩堡特（Alexander von Humboldt——西曆一七六九年至一八五九年，）曾經遍遊全世界，觀察了許多地方的物質地理，以及各地的氣候情形。同時，他也詳細考察那許多他所接觸的人民之風俗、態度和生活標準。在這些旅行和研究中，恩堡特細心地留意到土壤

與文明的關係。他對於社會思想的貢獻是屬於描寫體的，就是根據他在世界各地親自觀察所得到的材料的。

巴克爾

巴克爾 (Henry Thomas Buckle) ——西曆一八二一年至一八六二年的著作，很廣博而詳細地解釋着地理的和自然的因素左右人類生活的情形。巴克爾的出發點，是一個很確定的二元主義的宇宙——這種二元論是分離的。它包括着自然和心理二者，每種受本身的定律之相當制裁。巴克爾推翻自由意志和宿命論這兩個學說，而主張人類的行為只是由於先決條件所決定，並且有一種規律性的。(註九)人類可以改變自然界，自然界也可以改變人類。但是在過去，有許多地方的人類思想和慾望總是比較的多受物質現象的影響，而物質的現象受到人類思想和慾望的影響比較的少一些。因為物質的力量具有這種主要的活動，所以研究了物質的力量纔能根本了解人類的歷史。

氣候的因素

足以有力地影響人類的物質因素有四：氣候、食物、土壤和自然界的普通現象。關於第四項，巴克爾是指那些由視覺所接觸的而其主要結果是引起想像和暗示迷信的現象。其他三種因素並不直接影響人類的心理。（註一〇）

氣候、食物和土壤對於人類的第一種可以見到的影響，就是它們能够使人積聚財富。這種積蓄允許人類在謀生上獲得相當的閒暇，使社會上某些分子能够努力於知識的探求。人類的文明是有賴於這種知識的獲得，特別是社會化的知識。在早期的文明中，這種進步是根據於兩種情形：『第一種是根據於服役勞工的精力和規律性，第二種是根據於自然界所給予勞力的報酬。』（註一一）這兩種原因都是物質的先決條件所造成的。勞力的報酬是受土壤的肥瘠所左右，同時巴克爾認為服役勞工的精力和規律性也是完全依賴於氣候的影響。（註一二）在氣候酷熱的時候，人們將感到不適而且有些不宜於活動的工作。氣候也足以影響及於勞工的規律性的習慣。嚴冷

的氣候往往會阻礙規律性的習慣而產生不固定性。在南方的國家中，規律性的勞工也是同樣地受到阻礙——但是這方面是酷熱的氣候。因此，早期的文明中，基本的定律就是：土壤可以左右若干勞力所獲到的報酬，而氣候則足以左右勞工本身的精力和持久性。(註一三)

關於原始民族社會發展的兩個主要原因，土壤的肥瘠比較氣候的影響更重要。只有土壤肥沃的地方，纔有文明勃興。(註一四)但是在歐洲方面，氣候比土壤的作用更大。歐洲所有的氣候是刺激着人類的活動。

人類的心理力量既然是無限制的，所以一經啓發，這種力量就比較那有限的和固定的自然界的的力量，更為重要。人類有無限的能力，用他們活動的心理傾向，以開發地球上的物質資源。

人口的生殖率是依賴於食物的供給量的。在熱帶的國家中，每個人所需要的食量比較寒帶的人所需要的，稍為少一些，而且熱帶的食物也是格外的豐富，因此生殖率是很高的。在寒帶的國家中，人們需要含有多量的炭質的食物，但這種食物大部分是取諸動物的，因此獵取的時候，常有很大的危險。結果，寒帶的人民就變成富有冒險性了。(註一五)

用研究物質定律的方法，我們就可以決定每一個國家的主要食物是些什麼東西。例如在印度方面，物質的情形是適宜於種稻，這種植物是五穀中最富滋養料的。結果，成爲促進生殖率的偶然的因素。

凡是主要食物價格低廉的地方，人口的增加也是格外的迅速。結果，大部分的人們只能維持到與生活資料的水平不相上下的情形。有少數的人們知道些物質定律的作用，由是就利用羣衆以謀自己獲到巨量的財富。財富既然是智力以外的永久權力之一，所以財富上的不平等，同時就產生了社會和政治力量上同樣的不平等。(註一六)這就產生階級，甚至產生門閥。因貧困而引起蔑視，結果就發現階級的衝突。窮苦的人們益被壓迫下去，只是發出不平的怨聲，而更受人家的侮辱。在這種情形之下，民主主義是一種艱苦的掙扎。任何時候物質的情形是有利於某一個階級，這一個階級的本身就成爲統治的組織，並且嚴厲反對將統治權普及於其他各階級。在歐洲方面，主要的食物並不價廉，人口也不盲目地劇增，所以沒有像印度的階級那樣高下懸殊。因此民主主義的運動在歐洲就容易普遍了。

早期的文明發端於幼發拉底河流域(Euphrates Valley)、尼羅河流域(Nile Valley)、以及祕魯(Peru)中阿美利加和墨西哥等土壤肥沃的區域。近代的文明也都發端於肥沃的大河流域內，例如泰晤士河(Thames)、塞恩河(Seine)、萊因河(Rhine)、波河(Po)、多瑙河(Danube)、赫特森(Hudson)和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但是在亞馬遜河流域(Amazon Valley)的肥沃土地，尙還沒有產生多量的人口。這地的貿易風(tradewinds)使空氣中增多濕氣，易於發生大雨，並使植物盛茂，動物蕃息；可是至今還沒有人力去開發。

自然界的普通現象

巴克爾所敍述的第四項物質的因素，是自然界的普通現象。在這些現象中，第一種是足以引起人類的想像力，第二種是刺激人類理智的合理作用。(註一七)在自然的現象方面，我們可以說：凡足以引起恐怖、幻想不定和驚奇的感覺，都是傾向於煽動想像力，並使這想像力支配理智的過程。在自然界繼續地發揚其權力時，人類即感覺到自身的渺小。這樣他就易於抱悲觀的態度，不再去

研究和思索，而他的想像力——不是理解力——即支配一切。反之，在自然界平穩地和靜悄悄地動作的時候，人類即抱自信的態度。他甚至要求控制大自然及其他人們。

一切早期的文明都發源於熱帶或亞熱帶的地方。在這些區域內，大自然是很足以危害人類的。地震、暴風、颶風、疫癟等是隨地盛行。因此人類的想像即變為言過其實了。判斷力即受輕視，而思想亦遭到破壞。人類的心理常在狂妄的狀態中。這種反動作用使人類的生命處於情感的模形中，生命是變為詩的而非科學化的形式。宗教的情緒是一般所鼓勵的。所以世界上各種主要的宗教都是發源於亞熱帶和熱帶的區域。

東印度的文學和思想表現着大自然對於人類的情緒和想像的影響。東印度人的文法、法律、歷史、醫學，甚至數學、地理學和玄學等種種作品，差不多都是詩的體裁。(註一八)散文的作品是被輕視的。梵語的文字比較任何歐洲各國的文字更富有複雜的韻律，東印度的文學甚至蔑視一切人類的理解力。(註一九)

例如印度人對於古代的想像，產生過度的崇拜，由於這種情形，即引起他們的詩人將上古看

作一個黃金時代。在印度的文學中，載着古代一般人的平均壽命是八萬年。還有許多詩人的壽命是一百萬年。

反之，在希臘地方，大自然既是比較的沈靜一些，人們的心理也就是趨於理解的方式。在北溫帶方面，科學是發展了。「這地的氣候是適宜於健康；地震也是比較少；颶風也是不厲害；野獸和有毒的動物也是不很多。」（註二〇）換句話說，巴克爾主張在任何地方大自然都是足以影響人類的心理。

巴克爾是物質界對於人類心理的影響之主要闡明者，他的著述注重於文明發展的重要各面。他過於重視人類地理學的觀察。但是這種觀察也構成人類進步的全貌之一部，而以現代心理發展和環境控制的目光看來，這種人類地理學的觀察已是縮成相當度的比例了。

森普爾

巴克爾所開闢的領域，由拉士爾（Friedrich Ratzel——西曆一八四四年至一九〇四年）

加以充分的發展。這位德國的學者、旅行家和地理學家是被公認爲將人類地理學置於科學的基礎之上。森普爾女士(Miss Ellen Semple)本想把他的著作人類地理學(Anthropo-Geographic)，譯成英文，但是她覺得原書德文的結構很難正確地翻譯，只得將拉士爾的觀察，用她自己的字句來說明。她也指出巴克爾的缺乏系統和不適當地傾向於依從各種普通化的理論。她自己的著作，地理環境的影響(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立即成爲討論自然界影響人類的各種方式之標準作品。

森普爾女士繼着拉士爾的研究而加以改進，同時指示地位、區域和邊界對於人民的影響。她敍述了海洋、江河和海岸線等足以轉變人類心理的各種情形；而且分別山嶺、平原和沙漠等對於人類的影響。她將描寫人類爲地面的產物。她也不適當地着重物質的影響，認爲自然是支配一切的力量。甚至文明的人發展了創作力和勇敢的精神，她也去歸功於大自然。(註二)但是森普爾把各種事實排成有力的行列，並用文字的技術以增加這些事實的力量。無論學生或教師都不能忽視她對於物質界和人類進步二者相互關係的廣博研究。

在其他許多討論地理因素對於文明的關係的學者們中間，漢廷頓(Ellsworth Huntington)的研究是值得注意的。他描寫那許多最適宜於刺激和發展心理的各種氣候情形，然後依照氣候有助於心理發展或有礙於心理發展的程度，將地面各區域分類。甚至時令對於人類的活動也有可以測量的影響。漢廷頓對於各種工人作了多次的實驗以後，得到一個結論：『物質的活動和心理的活動，在春秋二季即達到最高度，在冬夏二季降至最低限度。』(註二二)

一切活動都是隨着氣溫而變易。(註二三)低級動物『似乎在高溫度的時候，達到最適宜於發育活動的狀態，比較高級動物更甚，』但是甚至心理的作用也有它最適宜於工作的溫度。『適宜溫度的定律顯然支配着從原形質最低級的活動以至於人類理智最高級活動的生活現象。』(註二四)氣溫的變換是有益的；同時，陽光和陰霾的交替變化也是有裨補的。空氣的濕度，對於人類實際的活動很有重大的關係。在乾燥的氣候中，新陳代謝的作用比較的活躍些。漢廷頓曾經相當成功地判定每月平均氣溫的變異，及那幾種溫度的變化是最合宜於身體的和心理的力量。

但是漢廷頓最重要的假設論是第一種，關於發現地面氣候勢力的分配情形與文明的分配

情形之相關性；第二種，氣候地帶的轉移與文明中心的轉移之相關性。（註二五）

在這方面，列濱萊（William Z. Ripley）也研究過氣候與種族的關係。（註二六）他分析了各種族及分別種族與地理對於人體色素、頭部、體形、軀幹和其他機構上的特質等以後，他就將氣候的原素，依照其重要性的次序，分為溼度、熱度和單調的現象。高溼度、過熱及陽光或陰霾的經久不變，都會使心理衰弱、滯鈍和退化。

照列濱萊的主張，種族適服水土是一種很遲緩的過程。它是需要幾世紀的時間的。也許白種人永遠不能真正適服熱帶的水土。他認為種族的差別，是由於環境的因素，比較一般所想像的為尤甚。

威士萊（U. G. Weatherly）對於住居區域和權益區域的區別，表現着社會生活和社會思想上的一種重要動向。（註二七）鄰里觀念的消逝，人民主要集團性質的變化，和地理因素的受制於新興的心理社會的勢力——這些都是重要的發展。

總結起來，我們可以說物質的勢力對於人類有強烈的作用。但是人類發展了新的心理工具

以後，他就可以逃避一部分的束縛性的環境影響。地理因素對於人類進步的關係史，就指明這種影響之基本的而比例的減縮。羅威（R. H. Lowie）曾將環境有限的影響加以綜述，同時他指出為什麼相同的環境是與特殊的文化相適應，以及為什麼在一個人不希望根據地理的原則以研究文化的沒落。（註二八）

近年以來，人類地理學的思想是由於一種新的形式以表現它的新趨勢。人類生態學（human ecology）就是這方面的新名詞。這個名詞是從植物的生態學方面借來的，並依據了植物生命的相當趨勢。它是特別注重經濟的和物質的資源，以說明人類社會的生命的機構。（註二九）在嚴格的生物學基礎和經濟的基礎之上，它並不是一種社會學，而是對於舊的學說加以科學化的整理，使社會過程比較過去所發明的，有一種更實質的了解。有些人將人類生態學推演至極端，使它與各種環境的研究成爲雷同。這種環境中精神的環境是佔着主要的地位。時間和空間的關係之概念，是從哲學方面借來，但是給以許多新穎和正確而有裨益的意義。人類生態學與社會學的連繫是由於集團社會的研究，而對於社會學將有重要的貢獻。